

「俄烏戰爭」前的俄羅斯 「影響力行動」

Russian Preinvasion Influence Activities in the War with Ukraine

作者：庫特(Ian J. Courter)為分析師、心理戰準則研發人員。

譯者：劉宗翰中校。

本篇取材自美國《軍事評論》(Military Review)雙月刊2022年9-10月，本文屬公開出版品。

提 要：

- 一、俄羅斯進行「影響力行動」其本質「不變」的是一脈相承自蘇聯時期的方法論，「變」的是執行方式更加多樣化，甚至更具侵略性。本文分析俄國「影響力行動」的內涵、手法、對象、目標、主要論述及執行，希冀一窺這種無煙硝味戰爭的全般樣貌。
- 二、俄國在2022年2月24日「俄烏戰爭」爆發前即已從事「影響力行動」，並以滲透民心的作法來合理化自身侵略行為，目的就是為尋求俄羅斯人的支持；至於在非俄羅斯人身上，則是希望達成混淆視聽與分化團結之成效。
- 三、西方國家若自以為在此次「俄烏戰爭」期間已挫敗俄國「影響力行動」，那可能就過於自滿了；因為這種讓對方「信以為真」的作法，完全符合蘇聯時期「反客為主」的概念，反而讓俄國更「有機可趁」，其影響不可輕忽。

關鍵詞：俄烏戰爭、影響力行動、分化、認知

壹、前言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正式入侵烏克蘭，此舉並未讓許多資深分析家與區域情勢專家震驚，因為該場戰爭衝突符合一個明顯模式，其根源可以追溯至數世紀之前；再者，自2014年起俄國奪取克里米亞並在烏克蘭東部頓內茨克(Donetsk)、盧甘斯克(Luhansk)兩省發動「代理人戰爭」(Proxy War)以來，大量的學術與軍事文獻都指出，

俄國政府在該區域所採取的特定活動和方法。

近期美國與同盟國的準則、學術出版品，以及記者們使用不同分類用語來稱呼由國家主導的影響力作為，諸如「混合戰」(Hybrid Warfare)、「資訊戰」(Information Warfare)、「政治戰」(Political Warfare)，主要都是用來說明俄國為影響並形塑個人與團體行為所從事的各項活動。為此，本文則使用「影響力行動」(Influence Activity)這一簡明的詞彙來描述俄國這類

行為。

本文提出戰爭前的兩個準備面向，以協助理解俄羅斯在當前衝突的「影響力行動」：第一、俄國政府採用一套精心設計的方法來形塑情勢，同時也形成一種持續性且可預測的模式，所以分析這種模式將有助於理解俄國「影響力行動」，而「影響力行動」的重點對象為「同種族的俄國人民，不論是在俄羅斯境內或境外。」²第二、烏克蘭是一個特例，其在古語言、文化及宗教上與俄國連結之深，遠超過「斯拉夫民族」(Slavic Peoples)中的其他國家，³因此俄國對烏克蘭的關切程度與針對性，將比其他國家來得高。

兩個面向之後的分析是在「俄烏戰爭」發生前幾個月的所見情形，雖然未來再對俄羅斯「影響力行動」的研究分析，或許會推翻先前所提出的某些見解；但俄國這個行為者不太可能會明顯偏離傳統方法與技巧，因為這些事物已然「根深蒂固」且難以改變。況且俄國國內各個單位及其做事態度，也深

受這些因素影響而抗拒改變。迄今為止，俄軍的一連串失利，已凸顯這種抗拒改變的事實，也代表「影響力行動」也會承襲以往而繼續下去。

貳、影響力行動內涵

在軍事作戰中運用「影響力行動」對付敵人的歷史悠久，因此在傳統戰爭中納入這種混合或非正規的戰術戰法並不足為奇；⁴我們不應將「混合戰」與其他不同形式的戰爭單獨看待，而應將其視為整體戰爭衝突的一部分。因為一場現代戰爭的成功並非只看傳統戰場、當地人民、「後方地區」(Home Front)及國際社會。⁵俄羅斯在入侵烏克蘭之前，用滲透所有地區的方式，做為整體作戰策略之一部分，並將自身置於最有利的地位，其中「後方地區」最為重要。由於俄國傳承自蘇聯時期方法論，毫不令人意外的是，當前的普丁(Vladimir Putin)政權依循針對「後方地區」的作法。⁶

1991年12月蘇聯解體，之後的繼任者俄

註1：Mikael Weissmann, "Hybrid Warfare and Hybrid Threats Today and Tomorrow: Toward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Journal on Baltic Security* 5, no. 1 (2019): pp.17-26, <https://sciendo.com/article/10.2478/jobs-2019-0002>; George F. Kennan,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25, no. 4 (July 1947),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russian-federation/1947-07-01/sources-soviet-conduct>, 檢索日期：2022年10月1日。

註2：Bettina Renz, "Russia and 'Hybrid Warfare,'" *Contemporary Politics* 22, no. 3 (2016): p.295, <https://doi.org/10.1080/13569775.2016.1201316>, 檢索日期：2022年10月2日。

註3：譯者註：斯拉夫人是發源於今波蘭東南部 維斯杜拉河上游一帶，於西元1世紀時開始向外遷徙，至6世紀時期居地已經遍布東歐以及俄羅斯地區，語言屬於斯拉夫語族，是歐洲各民族和語言集團中人數最多的一支，現在的斯拉夫民族可區分南斯拉夫人(克羅埃西亞人、塞爾維亞人、保加利亞人等)；西斯拉夫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蘭人等)；東斯拉夫人(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等)分布甚廣。

註4：同註2。

註5：John J. McCuen, "Hybrid Wars," *Military Review* 88, no. 2 (March-April 2008): p.107, https://www.armyupress.army.mil/Portals/7/military-review/Archives/English/MilitaryReview_20080430_art017.pdf, 檢索日期：2022年10月4日。

註6：Jolanta Darczewska, "The Anatomy of Russian Information Warfare: The Crimean Operation, A Case Study," *Centre for Eastern Studies* 42 (May 2014): p.7, https://www.osw.waw.pl/sites/default/files/the_anatomy_of_russian_information_warfare.pdf, 檢索日期：2022年10月5日。

羅斯雖然擁有核武能力，但其總體實力頂多是三流強權，而非昔日與美國爭奪第一的「超級強權」(Superpower)。當時葉爾欽總統在1999年12月底任期屆滿最後數小時任命普丁為代理總統，後來普丁在2000年5月成為正式總統後，曾口出豪語：「給我20年，還你一個強大的俄羅斯。」同時也陸續從事俄軍的現代化建設。雖然俄軍現在已有新型武器裝備及新式通信設備，但俄國影響力的戰術、技巧及程序，基本上仍是一脈相承、沿襲以往，只是執行方式更具侵略性而已。

俄國「影響力行動」配合著戰爭侵略行動，使之截然不同於西方國家那種自由開放的影響力活動，舊有文化信念與原本「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讓俄國存有「西方威脅論」的思維，領導人也深信他們正在進行一場持久性戰爭，當中的整個社會結構和人民思想都是其伺機下手的目標。⁷這將是一場「總體戰」(Total War)也是「零和戰爭」(Zero-Sum War)，所有選項都是可能的手段；因此，俄國執行影響力的行為者，將無視於國際間所律定的規則與規範。

俄國並未將「影響力行動」界定為一場軍事作戰行動，甚或是一場全體政府配合的活動，其領導人似乎只是遵循集權的統治模

式，而統治的菁英高層致力於動員社會中的成員來達成該行動的所望目標。至於舊有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不再是號召百姓的架構，反而是打著俄羅斯共同民族的口號，動員的作為包含號召居住在俄國境內的民間個人與團體，以及那些在海外的俄裔居民。據報導指出，在2022年4月初時約有2萬8,000名俄國人加入網路線上對抗烏克蘭的行動。⁸根據過往歷史模式表明，俄國領導人習慣訴諸長期文化信念中的愛國情緒，甚至偏執地認為俄國遭他國孤立，並受到外國勢力的迫害和針對。鑒於上述這些因素加總，因此在看待俄國「影響力行動」所引起的侵略，並不能只單看軍事層面組成，而必須以更廣泛俄國視角來思考。

俄國認為衝突在「平時」與「戰時」並沒有明顯界線將之界定為一種永久狀態，只是在特定時期與不同作戰行動階段的強度不同。⁹再者，俄國對付敵人的「影響力行動」具有根本破壞力，是一把對付自由民主社會的利劍。¹⁰自由民主國家由於必須遵守規則體制，反觀像俄國這種獨裁國家，卻可以不理會這些國際間的規則；因此，相較於西方國家而言，俄國具有先天優勢，西方國家則處於較不利的地位。¹¹俄國與美國領導人

註7：Stephen Blank, "Russian Information Warfare as Domestic Counterinsurgenc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35, no. 1 (2013): p.42, <https://doi.org/10.1080/10803920.2013.757946>, 檢索日期：2022年10月6日。

註8：Kieran Devine, "Ukraine War: Thousands of Ordinary Russians Are Going to Battle in the Information War—What They're Saying," *Sky News*, April 17, 2022, <https://news.sky.com/story/ukraine-war-how-ordinary-russians-are-taking-part-in-the-information-battle-12589587>, 檢索日期：2022年10月8日。

註9：Peter Mattsson, "Russian Military Thinking—A New Generation of Warfare," *Journal on Baltic Security* 1, no. 1 (2015): pp.66-67, <https://www.baltdefcol.org/files/files/JOBS/JOBS.01.1.pdf>, 檢索日期：2022年10月9日。

註10：Fergus Hanson et al., *Hacking Democracies: Cataloguing Cyber-Enabled Attacks on Elections*, Policy Brief, Report No. 16/2019 (Barton, AU: International Cyber Policy Centre,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May 15, 2019), p.9, <https://www.aspi.org.au/report/hacking-democracies>, 檢索日期：2022年10月10日。

註11：Thomas Paterson and Lauren Hanley, "Political Warfare in the Digital Age: Cyber Subversion, Information Operations and 'Deep Fakes,'"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74, no. 4 (March 10, 2020): p. 442, <https://doi.org/10.1080/10357718.2020.1734772>, 檢索日期：2022年10月11日。

或許同樣都有想要去影響對方的目標，但兩者的思維與許多運用手段極為不同，以至於幾乎無法進行比較。

俄國歷任領導人認為他們涉入鄰國(或稱近海外國家)事務具有合理性與必要性，尤其是那些先前曾是俄羅斯帝國與蘇聯的成員國之一。在沙皇與蘇聯時代的國家版圖中，烏克蘭是所有國家中地理位置最特殊的一個，其為古羅斯(Ancient Rus)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俄羅斯東正教」(Russian Orthodox Church)的起點。¹²不過，烏克蘭的認同與文化不同於原本的基輔羅斯(Kievan Rus)，也同樣不同於俄羅斯的認同與文化。事實上，當今烏克蘭的重要地區如利維夫州(Lviv)、外喀爾巴阡州(Zakarpats)、伊瓦諾—福蘭基夫斯克州(Ivano-Frankivs)、車尼夫契州(Chernivts)等地區，是在1939至1941年與1945至1991年期間才落入俄國的統治，而在此之前，它們曾是波蘭、奧匈帝國(Austro-Hungarian Empire)、捷克斯洛伐克的領土。

除了烏國西部以外，大部分的烏克蘭與俄國社會有深遠的文化與宗教關係，這也讓烏國特別受到俄國的關注。由於蘇聯解體喪失如波羅的海國家、高加索地區及中亞地區等國家，已深深打擊其國家的自豪感，如果

又再失去烏克蘭，勢將打擊俄國的國家認同與歸屬。對於許多俄羅斯人而言，與烏克蘭的密切關係，就像是希臘人對君士坦丁堡(現在的伊斯坦堡)、猶太人對耶路撒冷那種不能失去的情懷一樣。

所以自1991年以來，俄國領導人即主動介入烏克蘭的內部事務，並小心翼翼讓外界誤以為俄國並無「非份之想」，至於「否認」(Denial)則是2014年俄國在克里米亞所施展的手段，絕不承認「小綠人」(Little Green Men)的存在，¹³但諸多證據都指出俄國以「小綠人」這種非正式部隊來占領克里米亞。此外，俄國還結合運用網路空間操作、散播假訊息等作法來改寫歷史、重新詮釋文化，以及用來針對特定對象及目標發動攻擊。¹⁴對照於當前俄國對烏國所發動的攻勢，其實並無不同。

在公開活動方面，俄國通常利用散播軍事演習消息的心理影響因素，進而影響目標國的對象，讓其相信俄軍有強大軍力，同時也讓想插手干涉的國家不敢「輕舉妄動」；值得一提的是，俄國領導人往往假藉演習之名，行入侵軍事行動之實。¹⁵當時許多西方分析家與公開情資都指出，俄軍在2021年底所從事的軍事演習，很有可能就是為了掩護之後要發動的攻擊；果不其然，就在不久之

註12：譯者註：東正教會不是一個單一教會，是由多個自我管理的組織所組成的大家庭，根據其所在國家命名(如希臘東正教、俄國東正教、烏克蘭東正教)，他們對聖事、教義、禮拜和教會管理有統一認識，但是自行管理各自事務。

註13：譯者註：「小綠人」指配備俄軍裝備的秘密武裝人員，但身上卻無任何識別徽章，並經常出沒於烏東地區，這種稱謂在2014年初俄羅斯非正式部隊占領克里米亞期間首次使用。

註14：Martin C. Libicki, "The Convergence of Information Warfare,"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11, no. 1 (Spring 2017): p.60, https://www.airuniversity.af.edu/Portals/10/SSQ/documents/Volume-11_Issue-1/Libicki.pdf, 檢索日期：2022年10月13日。

註15：Dāivis Petraitis, Vira Ratsiborynska, and Valeriy Akimenko, *Russia's Strategic Exercises: Messages and Implications* (Riga, LV: NATO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Centre of Excellence, July 2020), pp.9-10, <https://stratcomcoe.org/publications/russia-strategic-exercises-messages-and-implications/30>, 檢索日期：2022年10月14日。

後的2022年2月24日揮軍入侵烏克蘭。俄國官方依舊「否認」是入侵或戰爭這樣的詞彙，對外只宣稱這是一場「特別軍事行動」(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此舉目標是讓烏克蘭「非軍事化」和「去納粹化」，以保護遭受到基輔(烏國首都)當局欺凌的人民。當然大部分西方人都不相信這套說辭，但根據媒體報導指出，大部分俄國人至少在戰爭剛開始時會選擇相信這套說法，而這種俄國影響力就在國內人民身上發揮作用。

參、影響力行動手法

「影響力行動」在一場衝突事件中往往具有影響他人的心理效果，其目的不僅只是要說服對象改變信念或態度而已，在戰時散播一些消息往往可收「統一」或「分化」之效。在「統一」效果上，部分言論可以鞏固國內人心或是博取外部同情，促成自願者主動參與戰事，甚至也可以消弭部分歧異或反對聲音；至於在「分化」效果方面，這些特定言論可收腐蝕人心之效，作法則是透過故意行為與欺騙(Deception)。

俄羅斯先前對付烏克蘭的方式，涉及運用軍事、資訊、政治、經濟等手段，以達成

所望目標；至於在近十年間，逐漸加重「影響力行動」的力道，也是因為烏克蘭領導人及大部分人民逐漸向西方國家「倒戈」。俄國「影響力行動」大多是經由官方宣傳管道，旨在推廣其意識形態及必須將烏克蘭納入版圖的崇高理念。¹⁶

俄國領導人普丁使用的工具之一是「欺騙」，其中許多作法類似「馬格魯德原則」(Magruder's Principle)，也就是去欺騙一個擁有既有信念的對象，要比讓一個對象去接受新的對立或不同信念來得容易許多。¹⁷至於「欺騙」已成為俄國政府慣常運用的策略之一，其產生效用為影響俄國內部對世界的「憤世嫉俗」、離間對方政府部門間的信任、鼓勵人相信俄國所杜撰的「陰謀論」、¹⁸不信任西方自由體制；而且「欺騙」也在心理層面上造成冷漠、普遍不信任及加劇偏執觀點等作用，甚至阻礙例行政治運作。¹⁹

同樣道理，普丁對海外對象的企圖，與其說是靠說服或勸說這些人來支持俄國，還不如說是對那些反對俄國行動的「北約」(NATO)與「歐盟」(EU)國家中，製造懷疑、不確定性、煽動混亂及離間信任。²⁰

註16：Gordan Akrap and Viacheslav Semenienko, "Hybrid Warfare Case Studies—Croatia and Ukraine,"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21, no. 1-2 (2020): p. 17,19,22, <https://www.nsf-journal.hr/online-issues/focus/id/1295#.YqNkWiH0IEY>, 檢索日期：2022年10月16日。譯者註：顯著案例為俄國總統普丁在2022年9月30日宣布先前為期5天的公投結束並簽署生效文件，烏克蘭被俄軍所占領的赫爾松(Kherson)、盧甘斯克(Luhansk)、頓涅茨克(Donetsk)、札波羅熱(Zaporizhzhia)四州領土正式併入版圖。

註17：Deception Maxims: Fact and Folklore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1980), p.5, https://www.governmentattic.org/18docs/CIAdeceptionMaximsFactFolklore_1980.pdf, 檢索日期：2022年10月17日。

註18：譯者註：2022年4月中旬間，網路流傳一支影片，配文聲稱「廣傳美國設在烏克蘭實驗室惡行，被俄羅斯軍方揭破」，稱俄軍「搞破美國實驗室救出長時間被困用作活人體生物實驗的數千名兒童」，然經事實查核後為杜撰的陰謀論。

註19：Peter Pomerantsev, "The Kremlin's Information War," *Journal of Democracy* 26, no. 4 (October 2015): pp.42-43, <https://www.journalofdemocracy.org/articles/authoritarianism-goes-global-ii-the-kremlins-information-war/>, 檢索日期：2022年10月20日。

註20：同前註，頁46。

肆、影響力行動對象

從事「影響力行動」的重要工作之一是選定對象。然若不能找出個人或團體所在的弱點，「說服」(Persuasion)與「釋放消息」(Message)的作法就發揮不了作用；因此，對該行動而言，「有選擇性」(Selective)與「精準鎖定」(Precise Targeting)才能產生更佳成效。而在現代戰爭中，鎖定「人民」(Population)則是這個核心要素；所以，俄國鎖定同民族的俄裔居民、講俄語的烏克蘭人，利用言論影響他們的國家認同，同時散播分化烏克蘭的言論。短期目標是破壞烏國士氣，長期目標則是減少抵抗俄國未來可能的軍事行動。

我們若不能從影響力角度思考，可能會將烏克蘭人視為是俄國的主要對象，但如同前述，俄國的宣傳首要則是關注烏國內部對象，如同一民族的俄裔居民，不論是居住在俄國或是烏克蘭、或是在世界其他地區的俄國人，同樣也都是其宣傳的對象。俄國的新聞媒體與廣播電臺並未受限於烏克蘭國界，節目的收聽與收視和傳播對象，也並非只有國內的俄羅斯人，觸角也會延伸至海外的俄裔居民。另外，經由網路所傳播的資訊進一步擴大俄國媒體的傳播範圍與滲透力，所以在克里米亞境內與烏東地區的俄羅斯人並未存有資訊落差問題，他們同樣都能接收到與俄國境內人民同樣的訊息。

證據指出，俄國「影響力行動」已向對象傳達一項訊息，也就是將對手妖魔化為「法西斯主義」(Fascism)與「納粹主義」(Nazism)者，而這種作法對歐洲地區非俄羅斯人的影響遠小於俄國境內的人民，況且在新一代俄國年輕世代中也存在對國家的負面印象。而俄國宣傳主要目的是要呼籲在烏國的俄羅斯人，並積極動員「俄僑」參與其中。

從烏克蘭民族的歷史觀點而言，在1920年代與1930年代的強迫集體化和大規模饑荒期間，俄國做出長達數世紀的強迫俄化、欺壓、大規模驅逐出境、執行蘇聯式暴政等作為，簡直可與納粹在「二戰」期間所作所為「相提並論」。但俄國試圖用貼上「法西斯主義」與「納粹主義」者標籤的「影響力行動」不太可能在烏克蘭人身上發揮效用，只會激起反制訊息，用來提醒烏國人民想起過往俄國的不良暴行。俄國對於「馬格魯德原則」的曲解，讓其在當前俄烏衝突中的暴行，不僅引起烏國人民反感，更強化烏國人民一致對外的信念。

若說「影響力行動」的主要重點對象是俄羅斯人，那麼烏克蘭人就是俄國多年來關注的次要重點對象，俄國主要重點工作是壓制在烏國年輕一輩中所形成的分離思想與愛國主義。²¹過去數十年來，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認知是她並非真正脫離俄國，而且「烏克蘭語」的音韻、語法及辭彙都與俄語相近，顯示其並非是一個獨立的語言。²²總言之，

註21：Mateusz Kamionka, "Patriotism of the Young Generation in Ukraine in the Era of Hybrid War," *Lithuanian Annual Strategic Review* 18 (September 2020): p.227, <https://doi.org/10.47459/lasr.2020.18.10>, 檢索日期：2022年10月21日。

註22：Michael Kofman et al., *Lessons from Russia's Operations in Crimea and Eastern Ukraine*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17), p.80,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1498.html, 檢索日期：2022年10月22日。

俄國認為烏克蘭與烏克蘭人是其分支之一，彼此相關，並非如外界所說為分開且不同的。

伍、影響力行動目標

打著共同俄羅斯民族旗幟的「影響力行動」，目標旨在形成一股「統一」與「動員」的浪潮，以利更大程度支持俄國的統一行動。這個目標容易在俄國人民與俄僑這兩類人身上達成，原因是容易取得渠等的共鳴，俄僑更是因為時常感受到他國當地人民的排擠，統一收復的口號正好填補其心中不滿的缺口。俄國數十年來的宣傳觀點，似乎已深植在身處各國的俄羅斯人心中，同時也形塑這些人的認知。從孤立感、認知迫害及其他因素所導致的心理問題，已在根本上讓這些人更容易接受俄國「影響力行動」的言論。

俄國還刻意在鄰國當地人民與俄裔居民之間製造「分歧」，而在引起不合後，俄國就可以假借人民遭受迫害的藉口，進行正當干預（「偽旗戰術」【False Flag Tactic】之一種）²³，而這種戰術的最佳案例是俄國在2014年時奪取克里米亞、以及對烏東頓內茨克與盧甘斯克（統稱頓巴斯地區【Donbas】）的干預作為，其合理化藉口是說俄羅斯民族正受到烏國當局的暴行對待，俄國媒體甚至還散播假影像，做為指控烏國不當暴行的證據（如圖一）。

俄國在烏克蘭所從事的「影響力行動」，目標是動員同種族的俄羅斯人，並在有必要時，獲得這些人對俄國干預烏國內部的支持，進而在烏國國內形塑一種有利於俄國的



圖一：俄國媒體散播烏國當局在頓巴斯地區不當暴行的假影片

譯者說明：俄國所散佈的假影片，往往在經事實查核後證明為假，「有圖有真相」儼然不適用；而「媒體識讀」能力至關重要。

資料來源：Screenshot from Kinoman via YouTube，參考Ian J. Courter, "Russian Preinvasion Influence Activities in the War with Ukraine," *Military Review*, Vol. 102,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22, p.24，該影片現已遭移除。

氛圍。近期一些關於區域安全的期刊也討論到「影響力行動」的企圖與目標，甚至波羅的海三小國（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維亞）政府還擔心俄國對國內少數俄羅斯人，進行煽動將產生不良影響。

俄國所鎖定的非俄羅斯人，表面目標為傳達說服論述引起對俄國的同情；然而，深層目標則是在與烏克蘭友好國家之間製造分化，並破壞團結。在一些案例中，俄國透過誤導來製造混亂情事，拖慢對手對於俄國行動的反應時間，進而讓對手的國家機器運作失去平衡。而數十年以前，反蘇聯的軍事理論家梅斯納（Evgeny Messner）就說過相同的話，蘇聯透過分化敵國團結來打擊對方士氣、破壞對手所凝聚的反抗力量、摧毀對方心中存在的價值觀、奪取或破壞敵關鍵目標，以及在拉攏新盟友的同時，分化敵對陣營中

註23：譯者註：俄國長期以來遂行偽旗行動，意即將自己或同陣營者形塑為受害者，藉此逃避責任、製造混亂，或為發動戰爭製造合理藉口。

的國家。²⁴

現代戰爭中一個關鍵核心要素是「人民」，「影響力行動」能否在關鍵「人民」身上發揮效用將攸關成敗，而梅斯納描述蘇聯的「所作所為」與理解現代戰爭中的關鍵要素-「人民」不謀而合。俄國領導人深知此一道理並試圖形塑這種環境，俾成為在傳統戰爭中的另一種攻擊武器。

陸、影響力行動主要論述

俄羅斯的論述為一連串美化歷史與偏頗史觀所構成，強調她是一個兼容的民族、斯拉夫人在俄國的領導下獲得經濟發展與科技進步，以及俄國位居斯拉夫世界的中心地位。²⁵俄國在製造這些宣傳言論的同時，將自己做出的軍事占領、強迫俄國化，以及暴力鎮壓反俄治理的歧異分子等事實，卻都略而不談。

普丁政權採取民族主義論述與敘事來說服同民族的俄裔居民，並解釋因為國家腹背受敵（「遭圍攻心理」【Siege Mental】），²⁶莫斯科當局應採取壓制方法來抵抗內、外部的威脅。相同的論述與敘事也為發動外部戰爭提供合理藉口，不過戰爭卻犧牲俄國在近海外國家所建立的友好緩衝區，而這是俄

國抵抗外部威脅所建立的一層防護網。²⁷

在近期「俄烏戰爭」中，俄軍在許多戰甲車上塗上Z字符號，該意象起初在作戰過程中象徵俄軍的攻擊目標（指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後來該符號也代表解放俄羅斯同胞的號誌，建築物上更接二連三出現，而且該Z字符號正好配合自由解放論述、去納粹化等宣傳做使用（如圖二）。雖然Z字符號有利於俄國統一與收復等論述，但這種意涵對於非俄羅斯人卻是尖銳的，尤其是位於俄國邊界附近的烏克蘭感受最深，畢竟這只會造成更多的反效果而已。

在前蘇聯時代的斯拉夫大家庭中，烏克蘭可能是令俄國領導人最受挫的，因為烏國在21世紀初開始逐漸脫離莫斯科當局的掌握，而這個挫折所造成的恐懼與不安，在俄國入侵烏克蘭前正逐漸加劇。普丁的聲明與官媒報導是「影響力行動」論述的背後支持者，官媒還一再重申總統普丁所提出停止「俄烏戰爭」的要求事項，並以此一再威脅烏克蘭屈服。²⁸

俄羅斯對於烏克蘭宣傳言論的重要主軸之一，是烏國的語言與文化只不過是依附在俄國歷史與文化下的產物，這個論述是植基於數世紀以來的俄化思維，旨在摧毀烏國是

註24：Joint Publication (JP) 5-0, Joint Planning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December 1, 2020), https://www.jcs.mil/Portals/36/Documents/Doctrine/pubs/jp5_0.pdf，檢索日期：2022年10月24日。

註25：Miroslaw Banasik, "Russia's Hybrid War in Theory and Practice," *Journal on Baltic Security* 2, no. 1 (2016): pp.163-164, <https://www.baltdefcol.org/files/files/JOBS/JOBS.02.1.pdf>，檢索日期：2022年10月25日。

註26：譯者註：本意為在心理上存在遭人圍堵的心態，以致惶惶不可終日，總是步步為營，時時提防別人。俄國對人民謊稱國家四面楚歌，認為美國領導的民主陣營，處心積慮要將之消滅。

註27：P. N. Chatterje-Doody, "Harnessing History: Narratives, Identity and Perceptions of Russia's Post-Soviet Role," *Politics* 34, no. 2 (2013): p.129,131,134, <https://doi.org/10.1111%2F1467-9256.12026>，檢索日期：2022年10月26日。

註28："As Putin Hints at War in Ukraine, State TV Amplifies the Threat,"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December 22, 2021, <https://www.rferl.org/a/russia-ukrainestate-tv-fears/31621638.html>，檢索日期：2022年10月27日。



圖二：俄國在戰甲車與建築物上標示Z字符號

資料來源：參考Cheryl Teh, “Decoding the ‘Z’,” Insider, May 7, 2022, <https://www.insider.com/decoding-the-z-symbol-russia-ukraine-conflict-2022-3>; By Alexander Davronov via Wikimedia Commons, 檢索日期：2022年10月26日，由作者彙整製圖。

獨立社會與文化的認知意識。其中，「俄羅斯東正教」與「烏克蘭東正教」是最具爭議的問題之一，經扭曲的宗教論述將俄國描繪成東正教的保護者、人民與教會之間團結的維護者，以及強化俄、烏雙方是單一民族的論述。俄羅斯持續不斷興起攻擊烏克蘭東正教的不當言論，目的是為了讓「烏克蘭東正教」統一在「俄羅斯東正教」之下。²⁹

過去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與干涉烏克蘭內部事務，所持理由就是彼此擁有共同宗教與文化，而在「俄烏戰爭」爆發後不久，烏克蘭東正教便宣布完全獨立於莫斯科東正教總會；而幾世紀以來，其(自332年起)一直

隸屬並效忠俄國東正教總會，這次的分道揚鑣將大幅減少俄國東正教的信眾人數。至於俄國方面隨即發出聲明表示烏國東正教的脫離已違法，³⁰主要考量其一為自1686年以來俄國東正教總會擁有對烏國東正教的合法職權，其二或許也是最重要的，是基輔為俄國東正教總會的誕生地，俄國的情懷認定兩國為不可分割之一體。³¹

俄國在軍事方面的「影響力行動」論述，係將俄軍描繪成具有先進的指、管、通、情能力，可以執行複雜且多面向的軍事行動並有效打擊先進的軍事競爭對手，同時還建立可因應戰時裝備補充的現代化軍工體系。

註29：Ross Babbage, *Winning Without Fighting: Chinese and Russian Political Warfare Campaigns and How the West Can Prevail*, vol. I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2019), p.23, <https://csbaonline.org/research/publications/winning-without-fighting-chinese-and-russian-political-warfare-campaigns-and-how-the-west-can-prevail>, 檢索日期：2022年10月28日。

註30：Oksana Frolova and Khrystyna Kataryna,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as an Instrument of Hybrid War against Ukraine,” *Romanian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8, no. 2 (2021): p. 160,165, <https://web.p.ebscohost.com/ehost/detail/detail?vid=0&sid=8c9e3c9d-37eb-43f1-a597-009aabd7e19c%40redis&bdata=JnNpdGU9ZWhvc3QtbGl2ZSZZY29wZT1zaXRl#AN=151388633&db=poh>, 檢索日期：2022年10月29日。

註31：Alexis Mrachek and Shane McCrum, “How Putin Uses Russian Orthodoxy to Grow His Empire,”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February 22, 2019, <https://www.heritage.org/europe/commentary/how-putin-uses-russian-orthodoxy-grow-his-empire>, 檢索日期：2022年10月30日。

附表：俄國在「俄烏戰爭」中的誤判一覽表

誤判原因	說	明
戰爭策略錯誤	烏克蘭將加入「北約」視為優先事項此已碰觸俄國底線，俄國對烏國的「特別軍事行動」是為防止「北約」再度東擴，並認為可以如法炮製克里米亞的併吞經驗。	
輕忽烏克蘭決心	◎一位無從政經驗的戲劇明星，竟然有政治才能並領軍作戰。 ◎俄軍原規劃以閃電戰攻陷基輔，逼迫澤倫斯基下臺或出走，但烏國軍民齊心抗敵讓俄軍難以得逞。	
美國居中協助	◎美國帶頭提供烏國武器與及時情資，讓烏軍得以精準擊殺俄軍部隊與將領。 ◎西方各國陸續加入居中協助的行列，更號召籌組國際志願軍共同對抗俄軍。	
俄軍虛有其表	◎俄軍往往對外形塑自己軍力強大的形象，但「俄烏戰爭」爆發後，外界明顯看到其軍事組織能力不足，出現許多不當的決策，至於部隊戰力不僅過度誇大，而且人員素質也參差不齊。 ◎指揮組織混亂，在缺乏有效協調下自然遭烏軍各自擊破，況且前線部隊訓練不足，火力與後勤補給支援無法及時到位。 ◎通信裝備落後且缺保密觀念，自然許多通信都被美國與北約電子反制器所屏蔽與干擾。 ◎俄軍裝甲部隊最大問題是無步戰協同，也無野戰防空能力，因此遭遇烏軍無人機或單兵反裝甲火力時，無法發揮交相掩護作用，同時又缺乏低空制空權。	

資料來源：參考盧政鋒，〈俄烏戰爭：普丁的誤判〉，《清流雙月刊》(新北市)，2022年7月，第40期，頁4-8；林穎佑，〈新時代的軍事事務革命〉，《清流雙月刊》(新北市)，第40期，2022年7月，頁16-21，由譯者彙整製表。

³²這類言論意在營造心理認知效應，讓目標國或世界其他各國畏懼俄軍，同時也凸顯俄國有能力、也有意圖成為一個「超級強權」；不過，俄國營造的軍事假象就在「俄烏戰爭」爆發後便「不攻自破」。截至2022年7月中旬為止，俄軍就有12位將軍陣亡、裝備損失慘重、喪失進攻態勢、「軍事顧問團」能力不足等問題，慘況堪比「第三世界」軍隊，俄軍強大軍力的神話破滅(如附表)，這也讓「影響力行動」的軍事論述發揮不了效果。

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之所以持續存在俄羅斯「影響力行動」的論述中，主要是因為可以針對俄羅斯人做使用，³³它能挑起俄羅斯人從小就被灌輸關於「二戰」時期對納粹德國的歷史仇恨，且在這場戰爭中有

2,000萬俄國人民死亡。俄國反納粹敘事中有一個重要事實是，德軍雖然在戰爭中占領大部分非蘇聯領土，但這些地方如波羅的海三國、烏克蘭、白俄羅斯等國都有眾多人士因仇恨蘇聯並聯合起來阻止其重新收復版圖，尤其是在戰後由俄羅斯人所組成的叛亂分子，甚至持續抵抗蘇聯統治直至1950年代。當前俄國宣傳言論就利用蘇聯時期的抗蘇英雄(如烏克蘭的班傑拉【Stepan Bandera】)與納粹德國私下合作的事實，進而引起人民的反感，而且這些抗蘇英雄當中有一些還是「反猶太主義」，這也讓俄國抓住機會將之歸類為納粹分子；接著，俄國宣傳言論還將這些國家的人民說成對納粹分子抱有同情心。³⁴至於普丁就在2014年克里米亞與東歐叛亂事件期間做了最佳示範，同時也在2022年

註32：Laurence Peter, "Orthodox Church Split: Five Reasons Why It Matters," BBC News, October 17, 2018,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45877584>, 檢索日期：2022年12月1日。

註33：Petraitis, Ratsiborynska, and Akimenko, Russia's Strategic Exercises, p. 17.

註34：Dalia Kuodyte and Rokas Tracevskis, The Unknown War: Armed Anti-Soviet Resistance in Lithuania in 1944-1953 (Vilnius, LT: Genocide and Resistance Research Centre of Lithuania, 2006); Yuri Zhukov, "Examining the Authoritarian Model of Counter-

入侵烏克蘭前夕又再做了一次示範。³⁵

從前蘇聯獨立出去的國家如烏克蘭，也會紀念擊敗納粹德國的日子，並在每年5月舉辦遊行來紀念那些在戰爭中陣亡之將士。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反制俄國宣傳言論與鼓舞民心的作法，就是在社群媒體「Youtube」上設立的「UATV」官方頻道上發表一連串聲明，呼籲「烏克蘭人要再次奪回『五一紀念日』」、「我們要為孩子的自由而戰，我們終將獲得勝利」、「我們絕不能忘記前人在『二戰』所做的貢獻，因為有超過800萬人因而犧牲生命」、「很快地，烏克蘭就會有兩個勝利紀念日，敵人不會得逞，勝利之神終將眷顧我們」等語，以及最終在赫雷夏蒂克大道(Khreshchatyk，首都基輔主要街道)上的勝利遊行將看到「烏克蘭獲勝」、「反納粹勝利紀念日」、「光榮的烏克蘭」等標語。³⁶

俄國在軍事方面的「影響力行動」論述還有一個令世界各國都畏懼的武器：「核武」，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爆發後

不久，於2019年10月間還從事大規模的核武演練，且不尋常地釋出可掛載核彈頭的「極音速武器」(Hypersonic Weapon)的測試消息。³⁷不管是俄國領導高層、評論家及國內媒體都表示，俄國在必要時可以將戰爭升級為核戰，同時正在將戰略與戰術核武納入作戰規劃，這些作為無疑是提升俄國的核武嚇阻力，這些言論都在傳達俄國領導高層有能力、也有意願發動大規模的核戰。³⁸

柒、影響力行動執行

自2008年俄羅斯干預喬治亞事件之後，³⁹俄國似乎開始加速「影響力行動」的革新，從那時候起，「影響力行動」的作為已經超越蘇聯在「冷戰」時期的原始作法。「影響力行動」言論不變的是仍沿襲蘇聯式的「模糊焦點」與「混淆其詞」，而變的是在通信手段與媒體平臺的增加、使用「亦真亦假」與「明目張膽」的謊言，以及言行前後不一致等方面。⁴⁰俄國很少會讓個別訊息單獨存在，而是將之整合至更大的「影響力行動

Insurgency: The Soviet Campaign Against the Ukrainian Insurgent Army,” *Small Wars and Insurgencies* 18, no. 3 (September 2007): pp.439-66, <https://doi.org/10.1080/09592310701674416>，檢索日期：2022年12月2日。

註35：Ivo Juurvee et al., *Falsification of History as a Tool of Influence* (Riga, LV: NATO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Centre of Excellence, December 2020), p.19,22,40, <https://stratcomcoe.org/publications/falsification-of-history-as-a-tool-of-influence/16>，檢索日期：2022年12月3日。譯者註：不管在克里米亞、頓巴斯地區或是烏克蘭，俄國立場一直都強調「去納粹化」是保障人民安全的重要條件；然而，俄國認定事實的邏輯站不住腳。

註36：Petraitis, Ratsiborynska, and Akimenko, *Russia's Strategic Exercises*, p.36, 42.

註37：譯者註：極音速飛彈屬於戰略武器，飛行速度可達音速10倍以上，比傳統武器更快速精準，而且預警時間極短，難以被偵測與鎖定，極具威脅與嚇阻力。

註38：We Will Not Allow Anyone to Annex this Victory, We Will Not Allow it to be Appropriated-Zelenskyy, YouTube video, posted by “UATV English,” May 9, 202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6Dxb2C2HZE>，檢索日期：2022年12月4日。

註39：譯者註：2008年8月，在喬治亞境內發生俄喬戰爭，交戰一方為喬治亞政府，另一方為於1990年9月早已單方面宣布獨立的南奧塞提亞；戰爭爆發後，歐美等國紛紛譴責俄羅斯入侵喬治亞破壞其領土完整，俄國則聲稱喬治亞動手在先，試圖單方面以武力改變現狀，並對南奧塞提亞居民進行屠殺。戰爭結束後，俄羅斯於8月26日承認南奧塞提亞以及另一個單方面宣布獨立的阿布哈茲獨立。

註40：Christopher Paul and Miriam Matthews, *The Russian “Firehose of Falsehood” Propaganda Model: Why It Might Work and Options to Counter It*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16), <https://www.rand.org/pubs/perspectives/PE198.html>，檢索日期：2022年12月5日。

」架構內，以利對特定對象產生心理效應。⁴¹當代俄國用來執行該行動的工具，區分傳統媒體與網際網路管道：前者有電視、廣播及報章雜誌；後者有「臉書」(Facebook)、Youtube、Instagram，甚至是使用「網路暴民與電腦自動程式」(Bots and Trolls)來傳播假訊息，從而擾亂並分化對手內部的團結與士氣。⁴²

從俄國「影響力行動」的各方面來看，雖然思維是沿襲沙皇與蘇聯時代，但範圍與能力上已經「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俄國存在的「遭圍攻心理」、相信永久衝突，甚至相信與西方發生戰爭是正常現象，同時結合蘇聯時代的政治戰與宣傳戰思想，造就出一個能巧妙運用宣傳手法並達成影響效應的國家文化。⁴³

俄國在併吞克里米亞的前、中、後期間，「影響力行動」論述主要對象是克里米亞境內「後方地區」的俄裔居民，⁴⁴至於次要對象為烏克蘭的俄裔居民、烏克蘭人，而在歸納分析這一系列對象後得到一個預測模式，也就是行動論述主要對象為同民族的俄羅

斯人，目的是為了讓這些人支持並合理化俄國在烏國或是其他地方的軍事行動。俄國媒體則成為官方論述的「傳聲筒」，並與政府一同對烏克蘭進行言論攻擊，說烏國內部存在極端分子、恐怖分子、納粹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⁴⁵即使在「二戰」結束已近80多年，俄國仍會運用當時一些富含強烈情感的文字如「偉大的愛國保衛戰」(Great Patriotic War)來挑動人心，雖然這種話術主要對象不是針對非俄羅斯人，因為這種言論對他們起不了多大作用，反而是在海外的老一輩俄羅斯人會被這種言論所感召。

俄國「影響力行動」作為不只限於政府所從事的活動，還包含針對整個社會的策略，例如在2021年8月，普丁的頭號支持者億萬富翁普里格津(Yevgeny Prigozhin)出資拍攝一部名為「Solntsepyok」的宣傳電影，美化普丁政權籌組一批傭兵組織(瓦格納集團【Wagner Group】)來協助俄國在烏克蘭的軍事行動(即從事代理戰爭)，其頭號獵殺對象為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至於烏國其他重要人物與顯要也都列居名單之中。⁴⁶

註41：Lincoln Flake, "Russia and Information Warfare: A Whole-of-Society Approach," *Lithuanian Annual Strategic Review* 18, no. 1 (2020): p.167, <https://doi.org/10.47459/lasr.2020.18.7>, 檢索日期：2022年12月6日。

註42：Volha Damarand, "Building Governmental Resilience to Information Threats: The Case of Ukraine," *The Polish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6, no. 3 (2017): p.69, <https://www.proquest.com/openview/73f71acecb-07d56043e36a36fe890b3f1?cbl=506345&pq-origsite=gscholar&parentSessionId=UJmyccNWc120HS%2B%2FMM9FKec%2BKt0aE1VVe6qxvltqKw%3D>, 檢索日期：2022年12月7日。補充資料請參閱，Kim Taehwan著，劉宗翰譯，〈威權銳實力：中共與俄羅斯之比較〉，《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3卷，第1期，2019年2月1日，頁114-125。

註43：Benjamin Jensen, "The Cyber Character of Political Warfare," *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24, no. 1 (Fall/Winter 2017): p.161, <https://bjwa.brown.edu/24-1/benjamin-jensen-the-cyber-character-of-political-warfare/>, 檢索日期：2022年12月8日。

註44：Kofman et al., *Lessons from Russia's Operations in Crimea and Eastern Ukraine*, p.12。

註45：Pyung-Kyun Woo, "The Russian Hybrid War in the Ukraine Crisis: Some Characteristics and Implications," *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27, no. 3 (September 2015): p.387, <http://doi.org/10.22883/kjda.2015.27.3.007>, 檢索日期：2022年12月9日。

註46："Prigozhin Propaganda? Another Movie Bathes Russian Mercenaries in a Positive Light, This Time in Eastern Ukraine,"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August 15, 2021, <https://www.rferl.org/a/31411794.html>, 檢索日期：2022年12月10日。

影片中的公開資訊可能會喚醒一些俄羅斯人的情感，局外人往往會錯過影片中所欲傳達一個微妙、不太明顯的訊息。這部影片意在向烏東居民以及會用直觀想法理解該影片內容者傳達令人畏懼的訊息，再加上瓦格納集團聲名狼藉的戰爭罪名聲，一項更深層意涵為挑起烏東居民的恐懼，以利減少可能的抵抗，並最大限度地遵守或服從「瓦格納集團」的號令。在這部影片上映之前，製作人積極宣傳一部神秘的預告片，上面寫著「事件將徹底改變許多人的生活。誰會被新的現實打敗，誰會一直待到最後？」⁴⁷然這只是俄國針對烏克蘭人與俄羅斯人的眾多「影響力行動」案例之一。

捌、結語

「影響力行動」成敗關鍵其實比媒體與政府所認知的來得更細膩，雖然其中大部分細節都可以被理解，但為了增加對這些細微差別的理解，本文強調兩個主要目標：俄羅斯人與烏克蘭人，這並不是說其他對象如北約國家、歐盟、美國、亞洲國家等無關緊要，只是它們的優先順序較低而已；此外，只要能挫敗或遲滯外部行為者應對俄國的「影響力行動」，俄國官方都會大肆宣揚其成功，其中目標國及其民眾仍是優先對象。

俄國領導高層通常不在意是否能說服非俄羅斯人去改變信仰與態度，主要策略仍是

尋求混淆、分化或以其他方式等改變非俄羅斯人的團結與向心，任何大小目標的達成都算是「額外紅利」。俄國領導高層主要目的在積極影響俄國人，以利讓這些人支持作戰行動，並抑制內部的異議。

本文歸納出以下三個重點：首先，西方國家宣稱說已重挫俄羅斯「影響力行動」，似乎「言之過早」；因為證據顯示，普丁政權迄今已成功圍堵內部異議並支持軍事作戰行動。⁴⁸即使只有少數俄羅斯人支持軍事作戰行動，但普丁政權認為在有效鎮壓內部異議與反對意見上是成功的。儘管證據指出，許多俄國人反對侵烏的軍事行動，但他們卻是「對事」不對「人」（普丁）。儘管俄國自入侵烏克蘭以來不斷遭遇挫折，但背後仍有源源不絕的支援力量做支撐。⁴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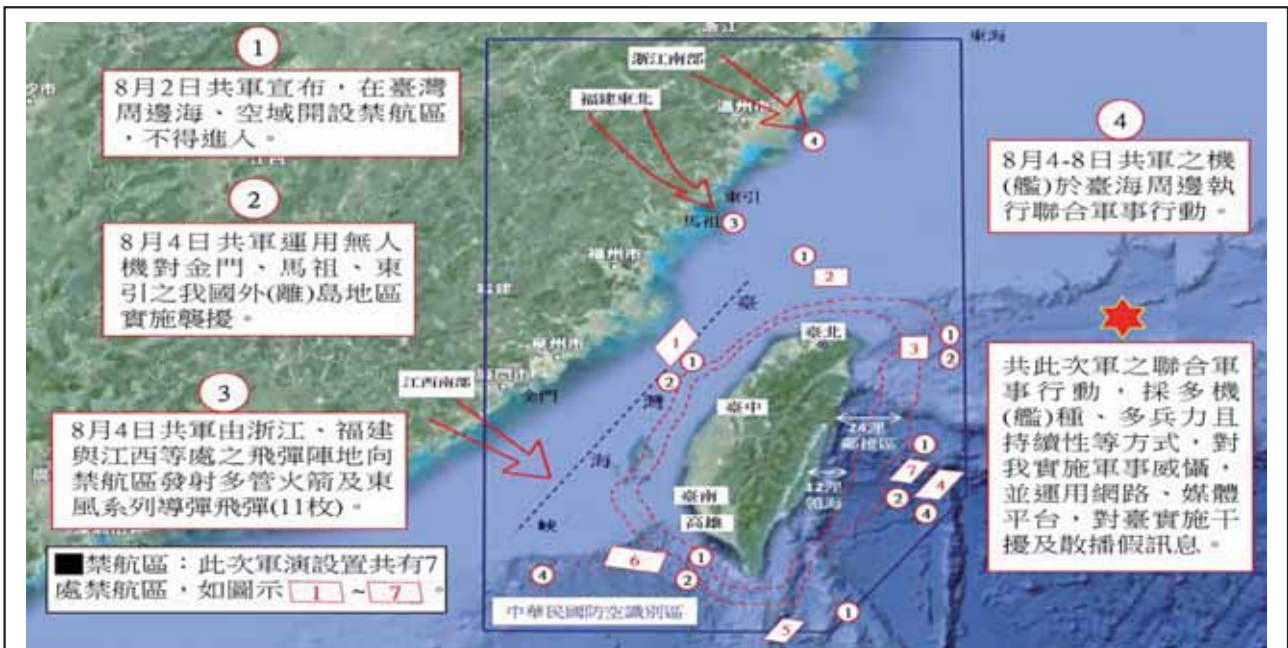
其次，西方媒體與政府自以為只要有挫敗俄國「影響力行動」與所望目標就算是成功；即使這部分屬實，但在重要性上卻無關緊要。俄國訓練有素的言論宣傳者，會讓西方國家相信自己能有效對抗俄國「影響力行動」，這種說服的作法可以有效轉移對方注意力，反而讓俄國有效凝聚內部支持，這完全符合蘇聯時期「反客為主」的概念，也就是敵人自以為是出於自己選擇下做出行動，殊不知卻是在俄國的引誘下所進行。

最後，目前在「心理學」領域中缺乏證據說明，惡意的「影響力行動」是否會在各

註47：同前註。

註48：Mike Eckel, "Polls Show Russians Support Putin and the War on Ukraine. Really?,"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April 7, 2022, <https://www.rferl.org/a/russia-support-ukraine-war-polls-putin/31791423.html>, 檢索日期：2022年12月11日。

註49：Philipp Chapkovski and Max Schaub, "Do Russians Tell the Truth When They Say They Support the War in Ukraine? Evidence from a List Experiment," EUROPP (blog),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April 6, 2022, <https://blogs.lse.ac.uk/europpblog/2022/04/06/do-russianstell-the-truth-when-they-say-they-support-the-war-in-ukraine-evidence-from-a-list-experiment/>, 檢索日期：2022年12月12日。



圖三：共軍在我國周遭劃定7個演習區域

資料來源：王健民，〈「古寧頭戰役」對我防衛作戰啟示之研究〉，《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6卷，第6期，2022年12月1日，頁35。

個對象中引起預期心理效應，以及這種影響會是什麼？⁵⁰人們普遍認為惡意的「影響力行動」將影響各別對象，但並不清楚如何及有多大程度的影響。至於烏克蘭對俄羅斯攻擊的反應或許可填補缺少上述心理證據的部分。在俄國發動入侵前，群眾受到「影響力行動」言論影響，認為烏國士氣與向心力將會潰散，烏國政府可能在幾天內就會垮臺，但入侵行動一開始，烏國的反抗韌性讓所有人感到意外，相信可能沒有人會比俄國更驚訝了。烏克蘭巧妙地反制俄國對烏國人的「影響力行動」，甚至在某種程度上「直搗黃龍」。不過，一些「軼事證據」(Anecdotal Evidence)指出，有大量在烏克蘭境內的俄

裔居民受到俄國「影響力行動」所影響。雖然目前缺乏可證實資料阻礙了相關認定或駁斥，但烏國政府實施人口流動控制顯然是為了防範俄國「第五縱隊」(Fifth-Column)破壞者與叛亂分子，⁵¹而這種擔憂是合理的；因為視情況所需在海外招募和運用外部俄國人是俄羅斯長期以來的一項作法。

俄羅斯本來堅信自己的宣傳攻勢，但事實證明是不能讓烏克蘭放棄抵抗，烏國人民也並未如俄國所認知那樣「棄械投降」。未來不確定的是，隨著俄烏雙方都適應對方手法，並修改各自作為後，本文所提出的一些見解是否依然適用；但可以肯定的是，「影響力行動」將持續是當前及未來雙方衝突的

註50：Aiden Hoyle et al., "Grey Matters: Advancing a Psychological Effects-Based Approach to Countering Malign Information Influence," *New Perspectives* 29, no. 2 (2021): p.149, <https://doi.org/10.1177%2F2336825X21995702>, 檢索日期：2022年12月13日。

註51：譯者註：意指潛伏在某國內部進行破壞，與敵方裡應外合，不擇手段意圖顛覆、破壞國家團結的團體。

基本要素之一。

玖、譯後語

俄國自2008年干預喬治亞事件之後，就已加速「影響力行動」的革新，變的是傳播手段的增加，從以往的傳統媒體(舊媒體)轉變成「新媒體」(New Media)的形式，這讓諸多不實言論迅速充斥於各大社群媒體平臺與線上新聞媒體，企圖擾亂並分化對手的內部團結與士氣、消耗經濟和社會資源及讓民眾對政府產生不信任。俄國在併吞克里米亞時已做過一次示範，近期又在「俄烏戰爭」前夕炮製，「影響力行動」可說是整體作戰之一部。本文分析俄國「影響力行動」的內涵、手法、對象、目標、主要論述及執行，亦讓外界得以「一窺究竟」，也希冀有助於烏克蘭及其盟友研擬因應之道。

中共也正師法俄國「影響力行動」，只是用不同名稱-對臺「認知作戰」。共軍在2022年8月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訪臺後，隨即在我國周遭劃定7個演習區域，將臺灣團團圍住(如圖三)，甚至還大肆渲染飛彈飛越臺灣本島上空，其目的就是影響民心方式離間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從中消耗我經濟與社會資源。再者，中共炒

作兩岸軍力對比、散布大量軍校生因怯戰而退學等假訊息，目的在打擊我國軍形象，製造民心恐慌氛圍，企圖分化我民心士氣，我國相關單位不可不慎！因此，政府反制的重點工作仍在於強化並教育民眾的「媒體識讀」(Media Literacy)能力，疑似可疑消息不轉傳，並在如「真的假的Cofacts」、「新聞小幫手」、「MyGoPen」、「臺灣事實查核中心」、行政院即時新聞澄清專區、國防部新聞稿等查證平臺仔細查核，才能看清事實本質與真相；再者，國人及國軍官兵更應培養檢視正、反觀點的能力，才能分辨網路資訊真偽，方不致陷入認知錯誤的陷阱之中。⁵²

俄烏戰爭雖然引發「今日烏克蘭、明日臺灣」說法，但兩者本質與狀況不同，無法完全比照。我國擁有的海峽天險、強大防衛國土意志及諸多盟友高度關注臺海安全等因素，儘管讓中共不致貿然輕舉犯臺；然「自己的國家靠自己防衛」，藉由提升戰力、國防自主、全民動員及全民防衛意識等，展現我國國防戰力與韌性，畢竟「國軍不主動挑釁，但也絕不怯戰、畏戰」，此正是「俄烏戰爭」對我國做出的最佳啟示。 ㊦

註52：劉宗翰，〈論社群媒體的安全議題及因應之道〉，《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4卷，第1期，2020年2月1日，頁120-121。

作者簡介：

庫特(Ian J. Courter)為分析師並在美陸軍甘迺迪特戰中心(U.S. Army John F. Kennedy Special Warfare Center and School)擔任心理戰準則研發人員。穆雷州立大學(Murray State University)畢業、南伊利諾大學卡本岱爾校區(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Carbondale)文學碩士，服役期間從事心理戰工作並通曉數種外語，多次派駐南美、歐洲及中東等地，並在反叛亂、主要作戰行動及維和行動期間，從事美軍的「影響力行動」。

譯者簡介：

劉宗翰中校，國防大學管理學院93年班、政治大學外交系戰略所碩士104年班。曾任排長、《國防譯粹》月刊主編，現服務於國防部政務辦公室暨軍事譯著主編。